

澄城附志卷之九

藝文志

志書爲獻典而作藝文似非所綦要然紀載有不及或往往於金石傳記中徵之十五國風多采於民俗歌謠則即事成詠亦文藝也而近於風俗史矣故於生長於斯宦遊於斯流寓於斯其遺墨散見而有關於獻典者無不惓惓於心焉作藝文志第九

著作

唐

魏少保謨 集十卷 文宗實錄四十卷 魏氏要略二十卷

明

張明府廷用宋元小學史斷 雲谷詩集 雲谷詩話

石明經道立 澄城縣志二卷

路同知車 容菴集二卷

路通判從廣訓要纂二卷 勸世恆語一卷 貽笑吟 顧氏畫譜 悅生近語 元亨筆意一卷

子世美序曰古先聖王受命膺錄則有龜書效靈龍圖呈瑞庠義氏發於發河典籍圖書已興軒轅得于溫洛史皇倉頡狀焉是時也書

畫同體而未分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蹤故有畫泊虛有虞作繪既就彰施仍深比像于是補綴文章彬郁可觀故能揖讓而天下治信乎畫之爲道也廣大悉備以天地爲骨法以風雲爲韻致以造化爲筆墨以日月爲神彩以雨露爲染駒以四時爲生意以海岳爲氣岸以宙合爲畦郭故鍾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著則昭等威而冰軌度以忠以孝盡在雲臺有烈有勳皆存麟閣所以序其事不能載其形詠其美不能垂其象者圖書之制爲能兼之豈小技也哉先王父義書起家於顏柳書法研精極變一字落紙態度俊逸殆如美女靚妝簪花嫣然可愛且善畫牡丹鷺鷥之類一味墨描不著脂粉極其生動因此世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運筆之不滯故出一手也先君子技進于道又不獨出自家學嘗于古今真蹟靡不臨摹兼總其妙更于墨竹深得湖州遺意非黃華輩所能夢見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也筮仕廿載輪蹄所及觸境有會故胸中富有邱壑公餘搥之楮墨間絕無畫史縱橫習氣晚年愈入三昧所以薦紳先之曰公以應物亡能存形之于加毛溪額點晴石畔處則境皆圖書畫出則神有雲煙雖道不致嘉陵之功右丞極幽莊之狀名適無以適此余小子雖不嫻于畫然于三品六法套括間未嘗不概平有葢因流覽行宋以來諸大家法先君子豈多讓哉於戲世君子三不朽事無謂不在此畫也有逸情遠性者方能操觚染翰非醉心于高山流水則索解于野鳥幽花討松論桂之意頑懦可與幽雲嘯月之風翼俗足浣繪山典之般盤羅靈不悶標景筵之瑤桂流彩無窮一物而不朽備焉尙不可以歸先君子之譜邪獨恨寇篋之餘諸名公標題散落殆盡而先君子之手澤存者又十不得其二三余小子之殆惘然有餘哀矣楮墨之外具眼大方其有以見君子否崇

正丙子林

鐘上澗

孫僉事士髦瞻園集一册 嘯歌篇一册

古荔李孝廉衍枝跋曰嘯歌篇者孫瞻園先王臨中酬贈之筆也先生恒自讓不能詩而每一操觚渾厚和平深有合於三百篇之旨書靈均教放離騷獨擅

千古先生又何讓焉余與先王同禁半載欽其達觀得聖賢之微佩其文辭超羣恒之外不自揣無知識敢贊數言簡末以誌景仰云

王孝廉拱辰 蛙鳴詩集

王明府廷賓 龍吟社稿

王明府拱極 圖南館課 杏園詩集 賦記附

王茂才欽天 風檐射覆 芸窗寫炤 蜀瓠集 醴甕雲津 權茂才星 著浩心譚

路明府世美 匱谷集十二卷 續澄城縣志二卷

路廣文世龍 躍門集

惠茂才無疆 族譜二冊

清

韓明府九有 周易闢說

序曰古今疏易者不少余未視焉止於石經見上下經有王弼注繫辭傳有韓康伯注名也辭不成焉至宋而伊川程氏傳比於六爻排定五為君餘爻某為大臣某為小臣卦爻之辭一歸治道

自一家言一時學者宗焉朱晦翁憫易道不明作不義掃除治道歸於卜筮易之面目復露但屯蒙而後以彖傳釋彖辭於卦辭生一卦變於爻辭分一象占自是而後歷代奉為成說定為功令士之應制科為藝者出入於程朱之間踵事增華治未忌本愈遠愈失百家之說出而稂莠並陳瓦礫偕集雖翻古覆今總不出二家說余竊惟文王演易非謂六十四卦之辭為不全之書有待於周爻補之也文王以上不可知自文王演此凡筮者所得之卦或動或靜總不出此六二四卦而吉凶休咎明焉左傳筮得某卦之某卦不言某爻猶是其遺意此文王有文王之易之至周公則於每爻各繫其辭三百八十四爻備始以全不動者乾坤占二用餘占卦之卦彖辭一爻二爻動者占本卦動爻辭四爻五爻動者占之卦不動爻辭而後易道大備此周公有周公之易也夫子則作十傳以翼易名曰

十翼所以補文王周公所未及故曰贊周易非曰註周易也皆於卦爻辭外自立一義以互相發明夫子之不襲文王周公猶周公之不襲伏羲非謂夫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也說者不察贊翼二字乃取夫子之易以釋文王周公之易豈非大惑不解終古混沌者哉歷觀繫傳止有乾坤易之易縕之門等說如遇上下進往字皆就乾坤爲言如損益二卦之例何曾傳及卦變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嘆周公之德繫辭云立象以盡意則易皆象也象皆占也分象而二之可乎余所業者詩所好者易一步一趨惟易是依已丑季冬一夕夢文王見訪已而不解越歲寒毡一室不下榻者數月時取周易本義觀見以傳釋經爻象猶可卦象如此豈文王演卦之旨哉因而慨已之囚於一室且羨里何殊以文王演卦之意演文王之卦辭發抒幽鬱取本義以象傳釋卦辭者皆擬之象傳辭下象傳本義有未悉者仍另出已意於象爻下有疑者考之諸家合者錄之諸家所無者不得已出以鄙臆一夕夢若古聖周公等墓中出視視上出刀刀上出芒余得刀二不數月而六十四卦畢總以脫卦辭不粘象傳爲主方悟疇昔文王之夢意在茲乎昔夫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嘆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歸而贊周易乃大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余一介之儒董鐸西陲上不能獲君下不能信友文王周公何取於余而來之夢邪余愧無能表明文王作經之意又恐有負文王夢示之勉而爲此名曰周易闡說不惟闡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夫子之傳各得其所並朱子之不義亦闡之而有歸也朱子其罪我乎哉將功我也然爲之而不傳不如其無也三冬之火四寶之費已罄余囊所恃爲吾後者能刊布之天下後世則文王卦而周公爻有歸矣余功休之斯文將喪未喪之天歷治七年庚寅十二月十九日

白郎中意

性鑑辨疑

豫州記事

路徵君一鱗

禹貢山水考

五雅評林

華山小志一卷

徐庾遺騷

書畫外史

鱗鱗集八卷月令奇觚四卷

六世孫近溪跋曰昔池陽孫豹人先生寓揚州時有秦詩選之刻所載闕內名公事實詳矣求其著述之富書

畫之工者惟先太高祖振公徵君其生平所評定典冊甚夥精力專注者尤五車韻瑞補書款等書近溪有志繕寫然卷帙浩繁迫于生計而力未及焉今除散帙外惟月令奇觚一冊殘編小稿手錄成帙分爲四卷去其重複補其缺簡則我祖百餘年手澤尙不至散軼人今日亦

云幸矣

畫款六冊

論曰大都清細淡則神神在有無之間也粗濁真則板板則死與俗俱不免矣兩人論作文要尋微養氣之功余於作畫法云一筆失所如壯士折一臂一點失所如美人眇一目古人畫書豈肯粗必浮氣唐突塞白云爾乎筆畫斷

若連渲染似有如無若希若微芒兮笏兮令離朱察之不能見其巧象罔求之不能得其元總要至淡至細即水墨一點亦用吮毫飲乾兩頭則有墨無跡矣臨了既乾纔用焦墨幾點以見精神耳李成惜墨如金之訣不可不知董北苑增巨然多用煙雲變滅幽淡爲宗信可法也

王茂才御天

家乘二卷

序曰家乘志世系也周禮瞽矇奠繫世小宰辨昭穆是也世系之名謂之譜眉山蘇氏著有族譜或亦名宗譜而王氏獨以乘名者宗先大人之舊爲吾族發源於晉故以晉史記名之也列國咸

有史而鑽傳夫晉者以有良史故也故晉史取井田之意上而車徒賦徒所從出下而出入安危所相需於是乎命之曰乘蓋欲合異以爲同聯疎以爲親親睦之風成而國治可興也然欲百姓親睦以興道致治曷若聯其所本親合其所本同使人人自相親睦之爲道易易也若是則家乘視國乘爲易矣而不知修家不視國乘爲尤難何也家之中自鼻祖以暨耳孫非五宗之親則四閭之族也其間不無貴賤真邪同之差如意無所寓則言與心違事與理馳我不敢知曰忠信若是也亦云寓之矣僥仰上下伊何人哉若之何而孰者淄孰者緇也況今日人心不古公道難容是非曲直之莫定一旦取而正之知我者諒只不知我者未有不嚙脊背憎而惡恣隨之若之何而孰者淄孰者澠也雖然家有譜猶之國有史國無信史不足國家無信史不足家其弊一也惜乎身無顯名行無邁德不獲履聖賢之

域大春秋之義行三代之直與斯人同其好惡然竊有志焉殆不敢以私害公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以淫破義以瑜掩瑕而紫亂朱也庶幾哉無愧古之良史以成先大人志焉足矣知與不知如乘何嗚呼如乘何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春正月

白廣文王綸 警吟詩集

李廣文良植 省愚集 家規序

党廣文紫馭 聞見錄

路廣文畿 周易補注三卷 圖書府二卷

路茂才甸 世譜家慶圖一卷 獅行草一冊 獅博草一冊

党中翰 益文集五卷

周明經士奇 覆韶卮言一集 自娛一二三四集 景行一集

看鑑管窺一集

張布衣益振 西河錄二卷

韓明經林蔚 羅山集

白知州潛 獨行草 無聲詩 無跡妙畫 造福全書 書畫

齋印譜一冊

路明經小千 萬程集二冊 族譜紀要一冊

張蘿谷秉直 四書集疏四十卷

序曰六經皆載道之言而易四書獨以靈訓易雖理無不該其旨遠其辭深非善學者莫能悉其蘊四子書語道詳於古而其言切於日用學者進德修業有可持循論者謂四書

者六經之戶牖也不其然乎自漢唐以來即有註疏至宋尤盛諸說紛出莫能歸一朱子起以刪集之然後聖經賢傳之旨燦然昭明於世又慮他說歧出是非混淆而理之難明者集註言之弗詳也設為問答以成或問門人於其答問退而記錄復自語類四書之有集註猶易之有彖傳象傳也集註之有或問語類猶易之有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十翼作而易道著集註或問語類出而四書之理始大明矣同時注四書者有兩軒張氏嗣後黃勉齋輔慶源陳澧室真西山饒雙峯胡雲峯頗不戾於理其他說無關微言大義者尙多明永樂中纂四書大全增刪倪氏輯釋輯釋故多謬妄不知全用朱子成書而大全乖違舛誤其詳其簡尙不如倪氏至八股盛行而世之學者馳心於語言文字之間於是姚江乘吾道無人之際竊金溪之狂以惑亂天下天下之習舉于業者限於功令亦未常不號尊朱然究其所學終未有能破陽明之藩籬而超然獨出於其上者也愈出愈熾漸淫漸晦且二百餘年於今矣某自少時讀朱子書頗知嗜其平實又以地僻友稀無講學師承因得專力一家以為吾學基址後雖遍觀先儒學錄其不合朱子及宗朱子而未至者卒弗能易其所好竊嘗病朱子前諸儒之說得朱子而論已定矣朱子後諸儒之說是非紛出真偽莫辨即有辨之者非入於語文字之末即雜以制藝攻取之途能確然知聖道之精微而訂其可存者不敢謂世無其人亦不敢謂世有其人而非余責也爰自十五六時即以刪訂為事或去而復存或存而復去薈蕪數易而終不敢謂已成之書蓋至今已四十五年矣昔朱子集四書章句病革之時猶改大學誠意章太史公作史記班孟堅著漢書猶父子兄妹相繼而成一家之言矧余樛薄材未獲就正有道敢易言刪正古人乎姑為羔本思日孜孜死而後已若夫裁訂付梓以奉海內尙有待於後之人焉乾隆乙亥夏

四書集疏附正二十一卷

序曰予既集子書疏纂次之餘間有隻解不悉即棄因錄課家塾久之成帙得若干卷夫聖人之道非有外於吾心也學之視為剽竊功名之具而未嘗求之於心於是聖人之道為之一晦間有有志士知

學貴心得矣而不復以聖人之心驗吾之心於是向之晦者在不知聖學之人而今之晦者在知求聖學之人夫至知求聖學而聖道益晦則其任心之弊有不可勝言矣君子之爲學也不敢謂吾其心非聖賢之心亦不敢謂吾之心即聖賢之心其始也以聖賢之言反求諸已所以嚴吾心之私者無所不至其既也以吾其心察聖賢之道所以辨天下之惑者自無所不明蓋道不外乎吾心者天地所以生物之理無不同也以吾心不可謂即道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形氣不能無異也以聖賢之道反求諸已則所以化其不同而歐之使同者其功既盡即聖賢可學而至而况聖賢之言邇之在日用云爲之細遠亦爲不出家國天下之間夫豈真有所謂仰彌高鑽彌堅忽前忽後而不可知者哉予也頽惰自棄其於聖人之道茫乎未有聞也然數十年探索之力頗知所以入道之門有不外是者因著簡端以告世之學者若夫言之或是或非刪繁就簡尙有俟於後之君子乾隆乙亥五未

論語緒言二卷

子明經南金跋曰先君子於四書用力甚勤其刪訂先儒有集疏附正晚又以語言近指遠愈發明愈無窮盡復著緒言一卷雖其議論於集註本旨間有不合要亦相足之意非背謬也是在讀者善會焉耳

治平大略四卷

序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自有生民以來凡有君師之責者未有不汲汲望治者也然自羲農黃帝以至於今上下數千餘年其間昏明聖愚治亂相仍以至莫可究極甚或千有餘年而不睹休明之盛何哉其望治同而其

所以治之之道異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也其德本備已其事微諸民而其道本皆於天位天位也祿天祿也君曰天子言能代天理民者也故張子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以至典曰天敘禮曰天秩服曰天命刑曰天討凡其所以經綸而措畫之者皆足贊天地之化育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堯之命舜也曰天之歷數在爾躬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古先哲王皆奉若天道表正萬邦勞一人以逸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能克享天心永保天命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又曰曷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謂此也後世則不然自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先王之法爲之一變秦皇李斯繼之焚書坑儒謂今古不同時崇強力尙武功尊君抑臣損下益上凡先王所以養民導民之術一切蕩滅

無餘漢興諸臣起自力筆吏苟圖便安無遠大之志後世君臣相襲而莫知變革跡其善者國富民康財阜物豐亦不無飢寒迫身之虞上廟朝慮況其狂悖者乎蓋先王所以民者有諸侯卿大夫而後世易之以州縣先王所以養民者有井田而後世變而爲兼併先王所以教民者有學校庠序而後世變而爲科目凡科條文法之設皆所以便一己之私而非復天理之公矣世之儒者日讀孔孟之書不知孔孟之道乃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以由俗革幾欲舉後世之治而躋於三代之隆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夫堯之所以治民者仁也本天之道也典制禮樂刑罰皆天之不可已者也天不變道亦不變故爲治而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皆後世苟且之政焉耳浙人黃宗羲知名士也著有待訪錄一卷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予惜其說之近古而未盡也爰著斯編以俟後之採擇焉若夫儀文度數委瑣詳盡斟酌而損益之尙賴後儒稽古宜民博採潤色斯民下斯民之大幸也乾隆丁丑冬十月既望

徵信錄二卷

序曰士君子稽古考今循名責實將以擴聞見而資修治至不得已而別淑慝覈真僞者書立說以傳將來斯亦近名之事矣然禮賢下士進君子遠小人斯司其責也擬拾遺事採摭故實俾善足爲法而惡足爲戒斯史氏之事

也若乃輯所聞見處士之清操貞婦之節烈理學名臣之出處言行於以徵其實而傳其信使是非不謬於聖人斯亦君子之責所不得而辭者已於少不知學心無定見年來斂華就實自愧寡聞淺見雅不欲似著述自譏又事類雖黃或傳聞失實恐傷仁人君子之心今年夏有客攜張明府同州府誌來謁予讀而異之因念四十年來僻處荒壤海內賢豪長者之行并未與聞乃即今所及知者已悖謬若是信夫真者未必傳傳者未必真有如古所云也予盛世頑夫既無進賢退不肖之責又阨於聞見凡史氏之紀錄皆非所當及惟茲縱橫數百里內僕馬所歷聽睹或不謬倘更無一言論及後之人將何所折衷乎因忘其固陋著爲斯編雖言之不文不足行遠然名實之真嚴賢否之辨存千古是非之公而不失聖人薄責於人之意易所謂修辭立其誠春秋傳所善善而惡惡短或庶幾焉書成因述其編纂之意於簡端

藝文書目節要一卷

序曰予年弱冠即嗜書綠地僻家貧既無古書可購又無餘力以蓄之往往於隣治大邑偶獲異書必買錢攜歸經今四十餘年架有書萬餘卷念年老日夕兒曹皆不喜是恐身死荒者卷軸散欲錄一自如

富翁底簿田什物皆有歷記以便子孫鬻賣不至賤售云爾季兒兩雅忽有遠志謂後裔或有不負積書之意者請哀其可讀錄爲一卷以便頌習予不勝癡望之意因揀唐宋藝文及文獻通考經籍目錄參以拜經堂書目共爲此帙拜經不知何人堂名予得之邑令涿郡崔公其書上始九經下逮元明子集棟汰精確的有灼見非此書予翻卷茫茫幾莫知所措手因念古人事必有師此小節不可無師無此然則世之一知半解自負傑出而莫肯就正有道卒至

謬迷錯誤憤置焉如警師之無相者豈不可哀也哉

文談二卷

序曰文者經國之業載道之器也易曰其旨遠其辭文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儒者紹往開來可以信今傳後者文其一耳其可以弗學乎哉有經世之文有遊戲之文史傳策論書奏經世之文也詔誥哀誄記序銘贊

題跋應世之文也兩者皆不可已者也若乃鴻裁豔辭綺文縹旨溢爲賦頌析爲雜著要皆遊戲之屬吾無取焉文以左史國策爲至然左經也三代之文也其法可學體不得襲也國策文備於史司馬氏開闢抑揚縱橫變化不可羈勒故爲文章之祖班氏起而紹述之整而能散瞻而有體言文章者遂以二家爲正宗嗣是而後承祚三國蔚宗後漢非不簡質可貴然或不善學流爲鈍滯者有之故學文者必先讀左以立其規讀史以大其氣讀漢書以凝定其神三者熟而文之根抵立矣八家者唐宋之大宗初學之模楷也其法密其結構嚴其文字於今宜評之佳者宋有樓迂齋崇古文訣呂東萊文章關鍵謝疊山文章軌範明有唐荆川王遵仁茅鹿門國朝則有呂氏鹿門詳博呂氏精嚴言八家者必折衷二家焉前輩言有作家之文有理學之文有才子之文凡此皆作家者文也然孟子亞聖而昌黎特師之子固名在八家而朱子嘗學之夫道德文章皆君子所有事必歧爲二可乎特其文有叛道者直斥之爲叛道可耳學文既有根柢即宜從事八家韓取其奇崛柳取其鏗削歐陽取其紆曲東坡取其汪洋若曾若王若老泉題諸各有專長貴發收而博觀視吾性之

所近而特取之蓋不讀左史無以探文章之本不讀八家無以盡文章之法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學八家而成所謂刻鵠不成何類鷲者也學史漢而不成有明之偽古所至今詬厲耳嗟乎文章一道原於性命通乎鬼神知之匪難至之爲難然知者或鮮矣今擇古今論文者若干條并附子言詳載於篇

讀書存疑二卷

序曰予讀先儒書朱子後求無悖於朱子者於宋待二人於元得一人於明得四人焉於朱子著於宋待二人於元得一人於明得四人焉於今得二人焉宋劉勉齋真西山元許魯齋勉齋西山之書已附子匹書集疏可

魯齋無他著述亦皆無可疑意茲六人者崛起數百年而予深奉爲師說者也然或意見稍乖不無未合暇日爲存疑一卷非敢妄議欲存朱子之真是焉耳夫自朱子至今五百餘年矣其能不悖朱子者僅茲寥寥數人而以予不肖尙敢持疑義於其後則夫立言顧不難哉或謂持論大苛人將我尤不能恕古人後之人亦必求多於我也嗚呼是豈君子之所以居心乎君子立言所以存是非於千古假使吾言弗後之人有能正之者則是非愈明理益昭著吾又何求焉如或含糊朦朧互相隱匿心知其非而掩蓋之斯張禹孔光輩欺君罔上之私智吾學中當不宜有此人也爰弁數語以告來學 知事王楷亭序曰光緒癸卯春余攝陝西澄城縣篆有西鄉張茂才某攜其先人羅谷先生所著文談讀書存疑治平大略三種見示其人質直樸訥不加修飾蓋謹厚君子也名儒之後裔也是可謂能也其家者矣展而讀之見又談爲刻本其言作文之法并讀史讀漢書論語確當不易故常置案頭以便翻閱餘二種乃鈔本藏之篋笥迄今十五年幾忘之矣因移居於書堆中復檢出讀書存疑所載讀書錄居業錄因知記三魚堂文集此等原書余雖曾讀之而未熟也呂晚村四書講義則偶閱之而未詳也至書齋錄余並未之見焉又安知先生之說爲何如先生之名曰存疑或亦未敢自信也乃觀其指陳了是非判然無一游移蒙混語然後知先生尙友古人殆亦古之益友哉先之學由程朱以上溯孔孟者也故於薛胡諸先生契之猶深因論之獨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信然乎關學編先生傳載四書集疏附正論語緒言開錄徵信錄文集治平大略已行於世讀開知錄序知先生之多清麗賀先生校正付梓且謂先生曾孫澄清玄孫同升文灼遭兵燹能守先人遺書而不失俾藉以傳於久

亦可見先生之留貽遠矣忽憶以讀書存疑各書示我者即文灼也惟書中遇有呂晚村字而不刻以晚村曾得罪清朝也然雍正上諭已云著書者之為醇為疵與版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公論後世公評是罪其人非罪其書也今聞晚村書具俱出矣此書中之有讀晚村四書講義一種又何諱焉因命男峻然付石印百本書廣其傳亦以慰當日文灼以此稿本示余之志也夫治平大略既行世不復印云著雍敦藏室相月中州王新桂謹序

開知錄十四卷

序曰朱子補格物致知之義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所以致其知者歸諸窮理予自讀程朱子後即以四書為窮理階梯凡四書所言必求之心心有所知必徵諸四書久之乃敢錄有以備時省或問與古合更非襲取吾敢

謂吾之心竟似古久古人之心之靈亦安知不似吾窮理有以啟其知哉其言之是非尚俟後人論定焉子南雅跋曰開知錄者大人取知識漸開之義也昔者大人與姬丈蓋東公書云鄙著開知錄隨得隨筆語之次第又平日所注意者或多重複異時尚須刪訂一日復語小子曰此書必別加整理方可示人居無何大人棄世矣小子雅以俗務旁雜未獲詳究罷試後年漸衰兒曹分理家務始取其書鈔錄之錄畢段段割裂依倫而附附而論者易之重複者去之凡手錄者三割而附者不能記其數起於庚戌之二月至癸丑十月始告竣總五百八十三條分十四卷其例倣朱文公與呂東萊所訂近思錄原本嗚呼大人之歿到今三十三年矣雅無從就正姑錄成帙以俟知言君子乾隆甲寅秋八月

蘿谷文集

詩集

陳清瀾節學通辨評解

左傳史記唐宋八家文評

白廣文有涵

虛舟集

白明府明禮

論孟臆說

中庸臆說

讀易臆說

臨潼課士錄

平涼課士錄

平涼訓子錄

桂陽訓子錄

樂此堂稿

白廣文明智

四書強識錄十冊

義方集二冊

姚知州廷儀 宗譜圖例 竹溪詩集

張明經南金 範若集

韓明經維翰 周易彙解五卷 澹凝齋稿

韓布衣學程 史書彙要

何明經種元 四書近思錄 四書集類 四書小學 西山倡和集

韓明經念祖 學庸會腋 下孟會腋 若谷堂詩文集 引機甲乙集

姚侍御塋 十三經注疏節鈔 周官小知錄 關中風俗考子雜識 咫聞錄 茅屋

瑣碎錄 隸釋補正 廉山文集詩集

李廣文邦華 杏園詩文集 杏園制藝

白解元健翹 四書集解 矯亭詩文集 族譜一册

韓明經伯熊 榴園詩文集 課徒草

任茂才和春 四書玉箋類鈔 石鼓考

權茂才可與 族譜一卷 白牛齋集 惜門楣一册

王進士振江 槐堂雜稿 槐堂制藝

韓明經根潤 東垞文存二卷 寸草草堂詩集二卷

白茂才玉山 澄音辨誤 仙橋詩文集

序曰王黃不分山陝不分北人每以此笑南人不知北人所不能分者更不可悉數大抵南人多讀平作上亦讀入作平讀平作入稍知

四聲者能辨之讀入作平惟精于四聲者乃能辨之而土音又難猝辨以故場屋多致誤焉偶檢等韻即土音所最易混淆者彙而輯之使幼學各書一本置之案頭留心記憶庶不至心中冒昧平入不分也若夫平而讀上如不悲上而讀去如俱踰入而讀去如育億之類是又在讀書時細心考訂茲姑從其略云道

光元年歲在辛巳孟冬中浣仙橋主人書

任廣文仰伊 諸經注疏摘要 四書解摘要

姚茂才瀉干鄉黨正業 有竹山房制藝

韓進士亞熊 澄城縣志三十卷

管進士桂林 就正草四卷

楊明經湘 萍湖草詩集四卷

焦孝廉韻清 微園詩存一冊

袁明經利青 碧潭洞詩草六卷

丁孝廉兆松 四書序言 四書蠡解 徵悔錄 竹枝詞各若干卷

姬廣文新命 綱鑑擇語輯要二十卷 歷代災異一卷 綱目輯要四卷

彙輯歷代綱鑑總語一卷 歷代名臣奏議一卷

吳孝廉泰 課草存餘一卷 東行雜著一卷 左氏兵言二卷 鄉土志一冊

袁孝廉允中 春鷗山房詩一卷

姬明經鼎 通鑑類錄二卷 醫學易讀一卷

傳記

創修普濟
補建安橋碑記

姬鼎

蓋聞水行乘舟水不浮舟行之苦之而橋尙已橋所以通兩岸之往來故子輿氏有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橋之利濟殆無不周然余嘗嗜臥遊瀏覽山川披閱險阻見有峯巒高聳橫空駕梁者曰飛橋波濤洶湧長纜繫艦者曰浮橋清流澄澈支柱穩渡者曰板橋凡此皆以木爲之聞有築土者砌磚者均不能持久惟鐵石之堅恒無斷折毀圯之慮以之爲橋歷年深遠利賴無窮夫鐵之費巨駕黃河而過之在京漢路上者已稱世界之絕點今思其次捨金石奚取焉吾焉治城西鴻溝斧劈東南山峯對峙中夾一水俗名縣西河河水潺湲深淺不時每當夏雨猝至秋水暴發汎濫輒無邊際岸東舊有灑金橋位置街口不知建自何年橋小而堅下瀉溝湖山溪之水此水多係泉流會合於大河無涉騷人韻士值日暮途窮倦遊至此觀四圍山光一鞭殘照每有夕陽巷口流水橋頭之吟風景依稀宛然名勝之區自趙團長于建在大河上創修建安橋與此橋東西相連時人遂有二橋連袂之說不但足成韻事而洛白大道朝夕車馬絡繹不絕隨止隨行毫無留難行人之便民國八年夏大雨山水暴漲高十餘丈奔騰澎湃聲勢雄猛從建安橋上飛過

邊欄盡頽幸橋身因用堅石固築不至傾覆而周圍損壞已非原狀甬灑金年代既古全行推倒橋隨亦去拳石不留以致路途間斷過者仍復遠道涉水時逢危險建安雖巍然獨立無灑金之輔則有橋與無橋等客歲王允伯先生宰澄下車伊始觀茲况心殊惻惻至是招集團邑士紳再三嗟商擬建石橋以資堅久時渭北亢旱吾澄西北二鄉災民嗷嗷待食思一舉兩得因取華洋義賑餘款以工代賑即於三月經始修築貧民蠲集紛來作工至八月橋成規模較昔宏大高與建安埒寬則過之以事雖屬因而實則爲創且救濟貧乏甚衆更其名曰普濟隨又補葺建安之破壞殘缺者運土運石慘淡經營要使二橋相通一往無餘馬跡車塵略無阻礙復歷兩月之久相繼告竣是役也楊君射斗李君筆仙王君伯靈實任其事計其歷時八月有餘費洋一萬三千枚工成欲泐諸瑣珉使余爲文余久不握管何能擅發縣長之惻怛與諸君之艱辛謹就

其事之顛末備述之付之剞劂用誌不朽云

丁孝廉兆松行序

邑翰林蕭芝葆

先歲戊午十二月初三日澄城縣孝廉夢占丁君以病終於里第越四年辛酉將禫服其弟鶴年遣人持行狀至並述夢占遺言謂他日須不佞之文爲君述生平行事大概嗚呼蓋余幸是而始得聞夢占君之卒也噫三十年老友晨星落月感喟蒼茫今長已矣墓有宿草而門無生芻君倘有知得毋疑後死者爲不情耶抑尙鑒余之屢瀕於死而有所諒耶山深林密中東嚮而哭之哭既已筆哽咽不能下然迫於時日弗敢辭謹按狀君諱兆松字夢占世居澄城縣南鄉之隄關鎮祖以上皆力田父諱鳳祥字儀齋設陶業於鄆君生而岐嶷有至性讀書過目成誦成童後苦鄉曲無良師擔簦負笈隨儀齋公赴鄆讀逾半載補博士弟子員故事諸生謁學師例送修脯俗名印紅君袖金至中道遺一笏或令返覓之君莞然曰天下之物當與天下人共之奚覓爲聞者咸聽其言儀齋公性方正見君爲遠到于督責綦切先後令往省城關中及涇陽味經兩書院肆業爲吾省耆宿柏子俊劉煥堂兩先生門人漸志沉思積勞成病調養近十年復設

帳涇陽怡姓家怡姓藏書甚富君得以縱心瀏覽文思大進歷科房薦至光緒己丑恩科以第十九人捷秋試南宮六上不第歷主講學
及及沔縣書院士論翁服又游幕甘肅吳蘭涼州固原涇川等處課讀之暇手不釋卷所著有四書蠡解四書序言若干卷自弱冠後即
潛心儒先性理諸書凡事務黜虛名崇實學每日必有旬記藉以自省積四十餘年哀然成巨帙生生孝行純篤以妣張儒人早世未獲
侍養言之輒流涕遭儀齋公之喪哀毀過甚三年不茹葷不飲酒不與人嬉笑記稱高子羔之執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其有焉
繼事妣王儒人懇勤周至適於所生胞弟鶴年兆椿王儒人出君撫之友愛肫摯親教之讀書習字雖歲時伏臘不少寬假嗣鶴年由廩
生掇宣統己酉拔萃科君始解顏一笑處諸弟諸姪不分畛域擇其開敏者課之讀書迫者恒代權其有無故一門之中冠婚喪祭事無
弗舉滄桑以後杜門不出暇則聚弟姪諸孫爲陳說古孝義等事往往至夜分始寢又苦晚近風俗澆漓待戚友務從古道箕帚微嫌必
極力爲之排解有急需則解囊相濟事後不復責償其教人諄諄以不愛錢爲第一要義而尤注重於賑窮之恤死喪在甘時憫地方瘠
苦歲恒捐束金製毡衣褲百十件散給窮黎居家後凡田中無主墳墓清明必令子弟焚送錢紙冬則於市場一飢屋聽流民棲止蓋其
慈祥愷悌根於性生非斤斤以小惠私恩爲要譽鄉黨計也德配劉備人於君稱賢內助蕭室氏王刑于之化閨內肅然君丈夫子二光
竊劉備久出清生光堯王出孫男一彥豐與光堯同肄業高等小學校君生於道光三十年卒於民國七年壽六旬有九鶴年狀縷述君
炳炳大節如此抑余尚有說焉余鄉試與君同榜計偕同路入郡同寓同年六十五人中君獨與余爲最契及余官京秩君試禮闈過從
最稔亦最悉今憶君軼事則壬辰甲午間口韓之釁已成君談次以藩封被噬深爲隱憂或以非公車所慮解之君怫然曰范文正爲秀
才即以天下爲己任濩不恤緯而懼缺周宗我輩非食毛踐土者哉又嘗赴郟邑有故明遺民李君向者之墓偶過之見樹嶺雙鳥囀
啾然心動爲雪涕者久之嗚呼君積學植品如此而懷抱寄託又如此不意二十年來禾黍周墟蕪穢股土河山猶是風景都非度君嚙
老淚潄潄曾不知幾經揮灑孰意天不憚遺喪我良友而塊然如余者偷生視息假壑空至時閱數年曾不獲瞻君之孤弔君之墓揆古

人絮酒隻鷄之義其抱歉為如何雖然可有盡也聞無窮也碩德如君足起頑懦展季之讓有道之碑他日必有禁樵蘇而式車馬則不
佞之文雖不足傳君志行而要亦摭羅文獻之臆矢也
謹列次而序之以副君蚤作曳杖時丁寧之雅意云爾

詩歌

張又棧

巴州留別士紳暨新任王刺史淨笙詩八首

管領州符一歲餘年華虛擲嘆居諸牧民有要原多術作吏無能亦負書匪警頻聞思射虎政閒尙幸夢
維魚下車即計安懷事遲到于今賦子虛

其二

記得昨春二月天東來快著祖生鞭栽花好趁陽和日捧檄剛逢強仕年搏象原須徵有力解牛尙未悟
眞詮駑材竭蹶毫無補政績何能繼昔賢

其三

蜀北漢南第一州天然形勝信無儔藩籬竟許年來撤巴州爲川北要隘歷朝多設有兵鎮守前清宣統二年巴州營汎全撤可爲一嘆銷鑰誰知北顧憂
敢謂官衙同燕慕祇愁賊黨越鴻溝時當世亂須防變六月民團早自籌

其四

爲政原難一例看權將治術試歐寬士師勿喜情應鑒廷尉惟平夢亦安率性劉方原烟福登山張稷小
盤桓維新法令紛披至民得不煩不擾難

其五

黃帝四千六九春國旗五色忽翻新益州主帥誰韓范巴郡民兵逆蔡陳

去歲十月廿五六等口匪首蔡受之陳凱各帶數百人分東西兩路來攻州州議

主張用戰二十八日與戰者則本城巡防巡警及鄉團勇故統曰兵

士盡知方能禦寇功難自信且歸神將來若論平戎績半屬軍團半屬紳

其六一

子賤相資友與兄纔成單父宰官聲千夫難得琴心樂二老賢如鑑脚擎

舊唐書薛大鼎傳有鑑脚刺史之稱喻其賢也去歲十月州中戰事多得邑中三老

劉治勳李性筆李粹庭三先生臂助之力至平時襄辦團練學務自治諸務猶其餘事

獨木何能爲大廈得人儘可作長城而今黨派分歧際各逞私心各自

爭

其七

刺史新迎園苑東

淨筆先生由閬中調署巴州到任未及匝月政聲卓著其熱心毅力洵非所及

喧傳大令舊家風義之妙墨千金重白也詩名萬古空

滿擬蒼生託太傅行看雅化屬文翁一官推卸心初歇歸思急如北去鴻

其八

屢讀家書字字詳倚闥速望整歸裝此間固有桃源樂鄉訊時傳菊徑荒琴鶴依然隨兩袖詩歌尙可娛

高堂

去歲戰事後，杖作巴州紀捷詩序。遠近和者甚外。本年襄陽馬蔗邨先生又作長歌紀其事，題曰張刺史臨歧繾綣情無限。歌淨笙如史亦賜和焉。蔗翁將所作歌詞書屏四幅見賜，跋語有附之萊綵庭中，或可博堂下歡耶之請。

故畫巴山載米航

奉和望江樓作

張又棧

四面山環斗大州，城臨江水水臨樓。憑誰締造多奇構，與客偕登且快游。隔岸古崖紅似錦，當軒脩竹翠浮甌。欲將畫意傳詩思，雁點峯巒夕照秋。

昨歲冬初警報傳，蕩平績待翠珉鐫。天除巨寇終爲倖，爲與諸君信有緣。劍戟縱橫談往事，乾坤奠定問何年。此間尙許桃源樂，况是新來刺史賢。

詠風塵三俠紅拂

張又棧

無端奇遇感萍踪，絕世英雄逆旅逢。囊裏頭顱刀下肉，女郎顧盼自從容。

虬髯公

汾陽橋畔路迢迢，張氏李郎兩相邀。美酒千杯錢萬貫，願君勳名漢班超。

李衛公

天下英雄起競爭，茫茫何路問前程。風塵困頓誰知己，紅袖翩翩識有成。